



在这里，
春花秋菊，夏荷冬梅，
无不绽放它的妩媚多姿；
山清水秀，桃红柳绿，
无不展示它的勃勃生机；
漂亮的楼房，宽阔的公路，繁华的街市，
无不彰显它的无穷魅力。

3 春华秋实

刘承俊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春华秋实

刘承俊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华秋实/刘承俊著. —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6. 7

ISBN 978 - 7 - 209 - 09539 - 6

I. ①春…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148430号

春华秋实

刘承俊 著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82098914
市场部 (0531)82098027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印 装 肥城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32 开(148mm × 210mm)
印 张 16
字 数 33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
ISBN 978 - 7 - 209 - 09539 - 6
定 价 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题 记

有位诗人说，花朵把春天的门推开了，绿荫把夏天的门推开了，果实把秋天的门推开了，飞雪把冬天的门推开了。我说，改革开放把祖国的大门推开了，科学发展把小康的大门推开了，“中国梦”把中国人民的心扉的大门推开了。

假如我是黄土，那么长出的青草为你而绿，开出的黄花为你而香；假如我是清泉，那么畅游的鱼儿为你而舞，潺潺的泉声为你而唱。

目 录

题 记	1
一、爱你却没有告诉你	1
二、被人理解是最幸福的	27
三、倒不下去的是人	50
四、树欲静而风不止	69
五、一石激起千层浪	89
六、没有痛苦便没有快乐	108
七、难以保全的面子	123
八、爱是不受私欲驱动的	142
九、未了却的心愿	161
十、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177
十一、天亮要等五更时	194
十二、人不能错怪生活	210
十三、春天过后不是秋	225



十四、多行不义必自毙	241
十五、欲望的诱惑	255
十六、世上自有真情在	270
十七、身正不怕影子斜	283
十八、醉过方知酒浓	297
十九、人生有梦才算美	310
二十、认识和改变自我最难	327
二十一、聪明反被聪明误	341
二十二、情比金钱更珍贵	358
二十三、嘴馋就会吃掉原则	375
二十四、万事到头全是梦	392
二十五、藐视国法法不容	406
二十六、灯红酒绿不动心	425
二十七、好梦总是新鲜的	442
二十八、爱情不是易碎的	460
二十九、路是人走出来的	477
三十、生命成熟的秋天	493

一、爱你却没有告诉你

小路隐在山林里，弯弯曲曲，高低不平，很是难走。直到薄暮轻柔地笼罩着整个山谷的时候，丁志文第一眼爱上郑雅男之后，数日相逢，致使他仍然沉浸在爱的春风里。志文心里乐滋滋的，反复默念着这样几句话：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他欢快地翻过最后一个山头，稍作休息。志文坐在一块突兀的岩石上，解开衣扣，露出汗衫上那个大大的“爱”字，让和煦的春风吹个痛快。他抬起头来，但见眼前大山的皱褶里，隐隐约约地散着几十户人家。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从村子里传过来。山岩下的柳树吐出了绿芽，却绿得有些浅黄。有生命的东西都自豪地张扬着自己的新生。夜归的鸟儿却因困倦婉拒着春风的挑逗。丁志文被这惹人的美景陶醉了，心里却抑制不住无限的激动。他欢快地跳下崖头，沿着一条近便的小路，于是匆匆忙忙地朝自己的家走去。不一会



工夫，便来到了家门口。大门虚掩着，志文于是兴冲冲走过去，轻轻地推开一扇门，愉快地走进院子里。伙房里有响声，他便蹑手蹑脚地走过去。但听到有小菜下锅的声音，有股浓郁的香味播过来，志文闻着挺舒服。有只小花狗，样子挺机灵，听到志文熟悉的脚步声，于是欢快地跑过来，摇着短短的尾巴，亲昵地叫了几声，然后围着志文不停地撒欢。志文稍停了会儿，然后走到伙房门口，但望着灯影里丁大妈熟悉的身影，他仿佛重新拥有阳光一般，于是亲昵地嚷道：

“妈，莫非咱家来客人啦！菜好香啊，几乎把我香了个翘翘！”

丁大妈不禁愣怔了一下，听到是儿子的声音，于是停下手中的活儿，一边在围裙上擦着手，一边凑到志文跟前，现出挺神秘的样子，好奇地问：

“志文，邻居王二婶告诉我，上级派人来啦，她说是来帮咱红旗村脱贫致富的。其中有位姑娘，你猜她是谁？”

丁志文刚从镇里开会回来，并且跟郑雅男闲聊了一会儿，心里自然明白，但对大妈却暂时保密。志文显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故意猜了几个丁大妈比较熟悉的名字，童小玲、张树梅、邓自力……就是不提郑雅男的名字。

丁大妈按捺不住了，于是把脸子一沉，显出极不满意的样子，嚷道：

“哼，你小子，猜得不对，再猜！”

丁志文一见丁大妈直往伙房那边瞅，于是借这个机会，急忙走到北屋门口，一瞅墙上的时钟，将近夜里 10 点钟了，于是蹙着眉头，想着主意。心想，若不变个法子，看样子丁大妈是不会

放过他的。过了会儿，只见志文皱着眉头，捂着肚子，弯下身子，不住地哼哟：

“哎哟，妈呀，我这是得的啥样病？肚子里直咕噜，五脏神禁不住地叫委屈！哎哟，我的妈呀，我这是……”

丁大妈也斜着眼睛，瞅着志文真真假假的样子，心里不免有些疑惑。但志文却扭过身去，偷偷的笑，这不禁引起丁大妈的情绪。只听大妈哼了一声，使着欺负他的眼神，郑重其事地说道：

“咳，你小子甭跟我要花招！可丑话说在前头，若是雅男真的来了，如果你给她出难题，嗨，我可不饶你。”

志文注视着丁大妈捉摸不定的神色，心里像倒了五味瓶，说不清到底是个啥滋味。他瞅着丁大妈苍白的脸色，稍弯的脊背，一股暖流涌上他的心头。于是转过身去，然后凑到丁大妈跟前，猛地勾住妈妈的脖子，只听“啪”的一声，在她脸上亲吻了一下。但见丁大妈挣脱身子，于是后退了几步，嗔怪道：

“哦，你小子，二十多岁的人了，成天没点大人样！嗨，若是让雅男知道了，难道她不笑话你？我常想起昔日见到雅男的情景，她曾用最温暖的一个抚摸，把她热情定格在我的记忆里。她那种忘我的激情，那种深沉的滋味，那种甜蜜的微笑，至今始终温暖着我的心，深深地铭记在我的心里。”

志文心里不禁乐滋滋的，于是伸下舌头，做个鬼脸。然后贴在大妈的耳朵上，叽咕了一阵子。直到丁大妈理清了儿子与雅男最近的关系，这才放志文去休息。志文走出去几步之后，又转过身来，只听“啪”的一声给妈妈一个飞吻，于是朝自己的卧室走去。

志文躺在床上，仰着脸子，望着房顶，想着心事，久久不能



入睡。这样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朝窗外一瞅，但见一弯月牙儿像把镰刀似的悬在西边天际，它的余晖洒在大地上，因此红旗村显得更加可爱和静谧。黎明时分，大门外的马路上，传来嘚嘚的马蹄声，是小贩赶市场的。志文再也睡不着了，于是欠起身子，倚在床头上。揉着惺忪的眼睛，凝视着窗子，呆呆地在那里出神。深巷里有小商贩的叫卖声，时断时续、时高时低地传过来，不时地撩拨着志文那不平静的心绪。志文索性下了床，走到窗子跟前，轻轻地推开窗扇，让和煦的春风拂进屋子里。明媚的春天来了，各种草木开始返青。院子里那棵挺拔的银杏树，稠密的枝条开始吐绿。它那纤细、粗壮的枝条清晰地展示着生命的底蕴，像一首简洁、凝重而又古朴的诗。有几只小麻雀，隐在稠密的枝条里，叽叽喳喳叫个不停，但看不见它们的影子。拥着树木的山腰里，浮着一抹两抹的晨雾，浸着散乱的人家。在几户蜂窝状的庭院里，透过晨雾，露出点点房顶，远远地望过去，犹如大海中浮动的几叶小舟。志文夜里没得好睡，浑身觉得有些疲惫。他正要关上窗户，准备上床休息会儿，不禁觉得眼前一亮，仿佛看见了什么东西，不禁惊叫了一声：“啊，天哪，想谁谁到，原来是她！”望着远处的山路，他高兴得几乎跳起来。但见弯曲的山路上，走来两位姑娘。她们一边走，一边打打闹闹的，快乐得像两只小鸟。她们的声音忽高忽低，不知在争论着什么。志文十分激动，再也按捺不住冲动的感情，于是跑到院子里，也没跟丁大妈打招呼，便冲出大门，一直朝那两位姑娘迎上去。拐过一个十字路口，志文一眼便看见了郑雅男。但见她一绺浓黑的秀发搭在额头上，她不时地往耳后拂一拂，那姿态很优美。她面如秋水，有着玉石般的光润。她亭亭玉立，美得像一座玉石雕成的女神。志

文心里很紧张，眼里含着激动的泪水，怯生生地嚷道：

“哎哟，雅男，可把你盼来啦！欢迎，欢迎！俺妈昨天晚上跟我说，今天你会大驾光临红旗村！嗨，这不，兴奋得我一夜没睡着！大清早，只听树上喜鹊叫喳喳，俗话说，喜鹊叫喳喳，准有客人到俺家。嗨，这真神了，果然有贵客来俺村啦！”

丁志文羞红了脸子，怯生生地凑到雅男跟前，上去要拉她的手。不料被童小玲看见了，小玲却故意“咳”了一声，给志文一个不友好的暗示。志文慌乱地把手缩回来，尴尬地站在那里，搓着双手不知说什么为好。郑雅男猜透了志文的心思。又见他难为情的样子，于是把手伸到头发里，轻轻地向耳后拂着。并借此机会，给志文一个甜蜜的微笑，然后又斜视着，给他一个暗号。志文显出受宠若惊的样子，脸羞得通红，心怦怦地直跳，血直往脑门上冲。雅男善意的表示，虽然是短短的几秒钟，然而，正是那短短的几秒钟，却在志文心中荡起一份真情的感动。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志文醒悟似地缓过神来，于是凑到雅男身边，连忙向她献殷勤：

“雅男，我早就知道你会来俺村子，这不，我早就为你准备好了碗筷，柴米，油盐什么的，还有……还有……在这柴米油盐之中，友爱，应该是前提。我如堕云里雾中，傻乎乎地忙了几天，还不知你满意不满意。我的殷勤并无所求，不过是对爱的追求而已，因此，为你不辞劳苦的付出也心甘情愿，无私地奉献全是为了心上的人。”

童小玲听着这话挺刺耳，于是嘴皮子一撇，嘲弄似地插上一句：

“呃，志文哥，你却忘记了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晚上要跟



雅男姐当警卫!”

雅男羞得满脸绯红。但见她玉石一般的脸上，稍带愠怒的神色，于是冲到小玲跟前，抬起右手，不疼不痒地捶起童小玲。雅男一边捶，一边嚷：

“嗨，傻丫头，几年过去了，还没改你的脾气！哼，你甭嘴硬，等我回家之后，守着卫东说你几句难听的，看他怎么对待你！”

只要提起郑卫东，童小玲脸上就火辣辣的，心就剧烈地跳动，兴奋得简直要发狂。其实呢，小玲可不是那种眼泪滂沱的弱女子，只是因为初恋，想起她跟郑卫东如胶似漆的日子，却难以抑制自己的激动。说话间，但见不远的路上，走来一个人。仔细一看，但见他白皙的脸上，有一双清澈的大眼睛，鼻梁高高的，身体结实，腰板笔挺，他的仪态和外貌总给人以威严的感觉。郑卫东推着辆崭新的自行车，但车子的货架上却驮着一捆渔网。小玲见了卫东，不禁忸怩了一阵子，羞怯地瞅着他，却用手掩着半个脸子，殷勤地打招呼：

“喂，卫东哥，快过来！雅男姐在这儿等你呢，有话跟你说！”

郑雅男正要跟卫东打招呼，可小玲一把拉过丁志文，凑在他的耳朵上，叽咕了一阵子，然后一拍双手，接着是一阵莫名其妙地大笑。这下，可把郑雅男弄糊涂了。雅男样子很尴尬，心里总纳闷。雅男正要问几句，可小玲却拉着卫东的胳膊，转身就要走。但见郑雅男却慌了手脚，于是赶过去，连忙挡在路中间，苦苦央求道：“好妹妹，我到这里，人生地不熟的，要走，咱一块走；要留，咱一块留。可你一走，谁给我做伴，谁给我当向

导呢？”

但见小玲扳着脸子，双手斜插在裤兜里，显出极不服气的样子，阴阳怪气地说道：

“哎呀，雅男姐，这里既没有狼，又没有虎，怕什么？难道志文哥光天化日之下会把你拉到沟子里，亲个嘴，然后就要那个的？”

郑卫东了解小玲的脾气，她口快心直，无理争三分，向来不饶人。只见丁志文本鸡似地站在那里，左顾右盼，搓着双手，显出十分为难的样子。郑卫东实在看不下去了，于是，急忙走过去，抚着志文的手背，心不在焉地安慰了几句，然后直愣愣地站在志文的身后，目不转睛地盯着小玲出神。小玲心领神会，于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但见小玲弯下身子，掀起衣襟，用力揉着肚子，显出十分痛苦的样子，不住地哼吟着：

“哎哟，雅男姐，咳，这么不巧，我又来了那个的，肚子好疼噢！雅男姐，看你那个傻样，一心直往志文哥那边瞅！嗨，这张报纸送给你。喂，卫东哥，快过来，用车子驮着我，回村去看医生！”

郑雅男却失去了主意，愣愣地呆在那里，就是想不出挽留童小玲好法子。正在这时，但见小玲冲过来，一把抓住卫东的车子，一屁股坐在后座上，猛催：

“卫东哥，我肚子疼得很，快走！不然的话，命就保不住啦！”

郑卫东忽然缓过神来，于是把车子推到路中间，抬腿跨上车子，也没跟郑雅男打招呼，便急忙朝鱼池那边驰去。转眼的工夫，他们便隐在一片树林里，不见了踪影。



郑雅男摊着双手，显出十分为难的样子，凝视着小玲远去的背影，双手拧着衣襟，羞红了脸子，凝视着丁志文，有话却难以启齿。她茫然若失，心里一阵羞愧，然后突然生出一阵慌乱。稍后，她像当头泼了盆冷水似的，一下子清醒多了。她想起昔日跟小玲相处的日子，不禁喃喃自语：

“嗨，傻丫头，年龄不大，可小心眼子不少。卫东啊，卫东，你算找了好姑娘。但转念一想，万物有时，爱情也有时。说不定哪一天，爱情也有过期的时候。但转念一想，有她在，他们不会分手的。”

郑雅男佯装十分失望的样子，然后靠在路边的一棵树上，望着天上淡淡的白云，半眼也不理睬志文。丁志文东张西望了一会儿，于是悄悄地走过去，仿佛第一次见面似的，细心地观察起雅男来。但见她穿一件红色的羊毛衫，胸脯很丰满，乳房高高的。苗条的身材，细长的胳膊，修长的两腿。玉石一般红润的脸上，有一双水波流动似的眼睛。披肩的长发搭在肩头，但又有那么一小绺恰到好处地遮搭在前额上，但她不时地往耳后拂一拂，那姿态很妩媚。志文估计，除去她的高跟鞋之外，她的身高大约在一米六五以上。在志文眼里，雅男美得简直是一座玉石雕成的女神。

志文耐不住沉默，便怯生生地走到雅男身边，皱着可爱的眉头，调皮地伸下舌头，然后做个鬼脸，千方百计地撩拨雅男的情绪。雅男却冷冰冰地站在那里，半眼也不理睬他。志文讨了个没趣，觉得浑身不知哪儿不自在。为了讨好雅男，引起她的兴趣，志文于是想了个点子。他显出一本正经的样子，指着远处带皱褶的大山，仿佛向导一般，饶有风趣地向雅男介绍：

“雅男，你看，在那两座大山之间，有条狭窄的缺口。距离缺口不远的地方，有一条狭长的山谷。在山谷那边，西城县火力发电厂正在加紧施工。与此同时，度假村也在筹建之中。你再看山坡上那棵挺拔的银杏树，就在它的后边是一片平原。在平原那边，有煤田，有铁矿……还有……这里有山，有水，有煤，有电，资源丰富，人杰地灵，真是块山水宝地！嗯，我看啊，如果有一天城里的姑娘来到这里，保证住不了一年半载，即使几头大牛拉她，她也不愿意离开这里！”

丁志文挑拣着华丽的词句，滔滔不绝地向雅男介绍着这里的山水宝地，可并没有引起雅男多少兴趣。他知道，雅男的性格是真诚、求实。好高骛远，华而不实，解决不了目前红旗村的落后面貌和诸多难题。但见郑雅男眺望着黛绿的群山，茂密的山林，始终沉默着，仿佛黑白画着影，湖水泛着波，那种鲜活和秀美，混搅在她生命的每一个细节里。

志文见她走了神，于是搬来一块石头，弹去石上的尘土，羞红了脸子，怯生生地挨过去，一把抓住雅男的胳膊，轻轻地晃动着，慢慢地向他怀里拉，亲昵地嚷道：

“雅男，看样子你累了。来，请坐下，休息会儿，肯定你的情绪会好些。”

郑雅男却涨红了脸子，然后一扭身子，不满地回答：

“嗨，志文哥，你拉拉扯扯的，成什么样子？哼，若是让师无德那伙人看见了，他们会七嘴八舌，说些不三不四难听的，嗨，到时候，咱俩即使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自己的清白”。

雅男终于说话了，志文心里暗暗欢喜。他挨着雅男坐下来，摸出一支烟，脸上流露着得意的神色。浮在树顶上的阳光，透过



稠密的枝条，斑驳地撒在志文的身上。雅男偷偷地瞅着志文，端详着他秀气的模样。长睫毛的眼睛，白皙的肌肤，还有一头稍微卷曲的黑发。他相貌端正，身材魁梧，身高大约在一米七以上。他皱着可爱的眉头，撮着好看的嘴唇，尤其他成熟男孩稍带暗示的微笑，真让她倾倒，真让她痴迷。志文觉察到雅男正在审视他，身上顿时觉得像有许多小虫在爬，浑身怪痒痒的。于是他俯下身子凑过去，一把夺过雅男手中的报纸，遮住半个脸子。志文嗅着报纸有一股淡淡的香味，这香味，很平淡，也很熟悉。志文的心似乎有些陶醉，然后颤着声音说：

“喂，雅男，找条重要新闻，念一段给俺听。”一见雅男不理睬，又央求道：“咳，亲爱的，听到了吗？让你读条新闻，难道你不愿意吗？”

雅男羞红了脸子，把好看的嘴唇一撇，嗔怪道：

“咳，你才当了几天村支部书记，乌纱帽还没戴热乎，就想剥削人。呦，卖香油的敲锅盖——牌子还不小哩！嗨，报纸，你自己看嘛，谁给你当秘书？”

志文苦笑了一下，用手一指嘴上叼着的香烟，低声道：

“呃，你看，我正忙着哩！不然的话，谁敢劳驾你这位当官的？”

郑雅男也斜着眼睛，瞅着志文正往嘴上凑的香烟，于是赌气地说：

“哼，志文哥，如果不改吸烟的恶习，别说我郑雅男耍脾气。”

志文伸了下舌头，做了个鬼脸，于是开了句玩笑：

“哎哟，我的妈呀，天气还不冷啊，况且又没感冒，此时此

刻我怎么就得了‘气管炎’啦!”

雅男使劲地剐了他一眼，只听‘哼’了一声，没好气地回答：

“志文哥，得了‘气管炎’才好哩！这样，我可以给你煎药，精心护理你。哼，从此以后，那位姓常的女妖精，就甭想占你的便宜啦！”

远处的群峰，近处的丛林，都在晨光中现了出来。春风拂面，空气格外清新。志文来了情绪，狠狠地把烟蒂捏碎，一下展开报纸，指着一篇文章，于是自吹自擂：

“雅男，这篇几千字的通讯，针砭时政，一针见血，言简意赅。你猜，作者是谁？”

雅男自感不如，于是羞红了脸子，而后吞吞吐吐地回答：

“嗨，作者吗，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志文特别兴奋，猛地一拍双腿，自语道：

“嗨，我写的这篇文章，影响面很广，县广播站还专门播过哩！哦，谁说深山没有灵芝草，路边没有虻牛墩？雅男，只有靠自己的实力，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并获得乡亲们的尊重。我做好了准备，要推倒山墙，搭建桥梁，并摧毁那些需要摧毁的东西。此外，我并不害怕从零开始。”

雅男忍不住了，于是推搡了他一下，责怪道：

“哼，一篇文章，就骄傲得鼻子朝天。咳，若是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深山沟里还能容得下你！你要明白，再好的猎犬也不能同时追逐两只兔子。真有本事的人，从不会自吹自擂。”

树林里有鸟的叫声，传送过来，声音清脆悦耳。路边的溪水，哗哗地流着，响得格外大声。志文高兴极了，便朝雅男那边